

身居煤海虎穴 尖刀插入敌膛

——华丰煤矿中共地下党员对日寇的斗争

□周东升

疯狂掠夺 惨案频发

1938年，日寇在矿区修建了庞大的军事设施，设置了严密的特务机构，把矿区变成了一个“魔窟”。整个矿区被分成“东号”、“西号”两个矿井，并在两个矿井内各修建一座20多米高的炮楼，同时还修建了一座称为“五分哨”的兵营。矿区内部设有矿警队及各种特务机关。矿警队头子名叫水野义雄，他的真实身份是警防部情报主任。水野收买了一批汉奸败类，组成一支近300人的护矿队、特务队和情报组。

整个矿区层层设防，戒备森严，俨然一座阴森的地狱。五分哨既是日军的兵营，又是拷打、折磨和屠杀矿工的牢房和刑场。矿工孔庆亮被抓进五分哨后，敌人将他关进木笼，木笼四壁钉有钉子，中间仅容一人站立，稍微一动，钢针就扎入肉里。孔庆亮被关了6天，被扎成了面目难辨的血人，最后被扔到了乱葬岗子。地下党员季茂春被捕后，鬼子对他施以“电刑”，几次昏死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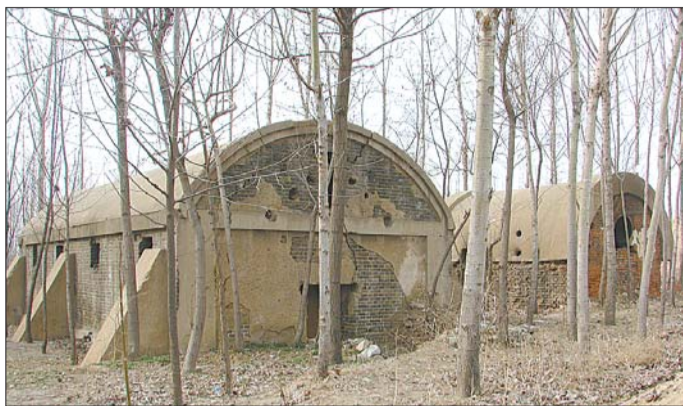
日军为大肆掠夺开采煤炭，极力推行“以战养战”、“以人换炭”的血腥政策。他们拿矿工的生命换取煤炭，对矿井的安全设施从不过问，致使冒顶、跑车、瓦斯爆炸、煤壁透水等事故几乎天天发生。1941年，日军从德州、平原抓来400多人充当矿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活着的只剩下5人。

1944年4月28日，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地制造了“血染老马道”惨案。当时，矿工下井要沿着倾斜30多度、长达几百米的绞车道走到井下，走这一段路，常常累得气喘吁吁，因此，矿工们提出要乘矿车下井，一开始鬼子不答应，后见矿工们一再要求，就假惺惺地答应了，实际上则是设下了一条毒计。那天，矿车开动后，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突然刹车，矿车前后相撞，矿工们被撞得鼻青脸肿。可是，鬼子仍不罢休，放了快车，又一次突然刹车，“砰”的一声，绞绳断了，矿车像脱缰的烈马，顺着轨道朝井底急驰而去，矿车撞在井底岩石上，车上63名矿工被撞得血肉横飞。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占领期间，至少有一万多名矿工丧生。

巧妙掩护 机智破敌

1939年10月，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路经宁阳县时，要求地方党组织了解敌人的动向，摸清敌人的情报，派人打入华丰矿区。1940年10月，中共党员徐延明、陈士学奉泰宁县委指示，打入华丰煤矿当工人。

徐延明是华丰当地人，他和矿工聊家常，话道理，不久即与本村的矿工徐延善等十余人交上了朋友，为此后开展地下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1941年春，经党组织批准，在宁阳县东庄、华丰一带以开饭店旅馆作掩护的地下联络站站长、中共党员许德臣打入敌人内部，被任命为情报组组长，得以参加敌人的秘密会议。在他的努力下，自



日军侵占华丰煤矿时修建的炸药库。

华丰煤矿位于宁阳县东部的华丰镇境内，这里煤炭资源丰富，开采历史悠久，素有“小煤海”之称。1931年，济宁人米献臣集资3万元建立华丰煤矿公司，1931年铺设开通了矿区至津浦铁路磁窑储煤场的轻便铁路。1938年1月2日，日寇的魔爪伸进了华丰煤矿这片资源宝地。他们一方面加紧掠夺我煤炭资源，一方面构筑人间地狱，对矿工实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

1941年秋至1942年春，泰宁县委在华丰矿秘密安插7名中共党员，建立2个地下联络点，并多次制造日伪摩擦，铲除铁杆汉奸。

1942年12月，鲁中第三军分区根据许德臣提供的情报，在华丰以南高庄一带设伏，将汉奸头子王金山的特务大队歼灭，毙伤敌人20余人。1944年3月，许德臣探知驻华丰矿150名日军开往沂蒙山区“扫荡”，火速将情报交给泰宁县委。我抗日武装趁机袭击了东号井日伪据点。

日军为了大量掠夺华丰、张庄等矿的煤炭资源，筹划修筑磁(窑)新(泰)铁路。泰宁边区军民在矿区地下党员的配合下，先后进行了3次大的破坏活动。1939年夏，华丰煤矿的3名日军押着一批民工修筑磁新铁路，当修到南石岗时，曲泗宁五中队突袭了监工的日军，民工走散，敌人被迫停止修路。同年秋，日军又开始修筑铁路。他们吸取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不再直接监督民工，而是派汉奸做监工。当铁路修到大石岗一带时，混在民工中的“自治会”特务队队员将监工打死。1940年夏，日军再次行动，并带着绰号为“小黑孩”的翻译做监工。“小黑孩”心狠手辣，对筑路民工经常敲诈勒索，为防止八路军、游击队的袭击，他下令把铁路两侧百米以内的青纱帐砍倒。在此活动的四支队一营一连连长赵恒化装成民工，当场击毙了“小黑孩”。

为我所用 喋血矿区

1938年1月，日寇在华丰煤矿建立了维持会，但很快被我党、政机构所控制。其两任维持会长都是由曲泗宁县委和泰宁边区人民自治委员会派去的。第一任是王君贺，第二任是朱宗辅。朱宗辅任职期间，常出入日伪据点，探察敌情，巧妙地与敌周旋，把假情报送给日伪军，而把真情报告给我抗日武装。

日军在华丰煤矿以东约5公里，面对徂徕山方向的小河西村安设了据点，并经常到徂徕山区进行“扫荡”。时间不长，我抗日武装便根据中共党员、敌自卫队队长安学仁提供的情报，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一天，曲泗宁五中队趁该据点的日军外出“扫荡”、据点空虚之际，袭击了小河西据点，并将其烧了个干干净净。安学仁因此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被关进监狱，后壮烈牺牲。

1943年10月，根据新汶矿区工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丰煤矿地下党支部。同月，为反抗日寇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剥削，破坏敌人的“大要炭”计划，华丰煤矿地下党支部领导工人举行了一次大罢工。3个班的矿工搞起了怠工，并编成顺口溜：“磨洋工，磨洋工，干活有累又有松，鬼子来了紧着干，鬼子一走就停工，你看监工顶啥用！”为了配合罢工斗争，地下情报站站长安学仁带领几个党员骨干教训了侦查矿工行动的大把头陈归川等人。罢工斗争开始后，1000余名矿工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以要求“发大米、白面，不要橡子面”为由，聚集在“配粮所”门外，致使井下生产全部瘫痪。由于敌人急于出煤，不得不答应矿工们的条件。

在坚持华丰矿区的斗争中，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身居虎穴，不避艰险，有的付出了鲜血和生命。1945年2月中旬，日军对华丰矿党员及进步矿工再次进行大搜捕，徐延明、许德臣及7名矿工被捕。敌人用尽各种酷刑，但终无法使他们屈服。2月23日，敌人将他们杀害于华丰煤矿西北角的关大沟内，他们的牺牲使华丰矿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



阅人文 知齐鲁

刊前絮语

有个性的开场白

□徐静

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可能都有些共同喜好，比如喜欢北海道，喜欢高仓健。经历过90年代的人，也可能有些共同喜好，比如喜欢旅行，喜欢许巍。上周六晚，一场许巍在济南的演唱会，不知道勾起了多少人记忆角落里的碎片，这当中，也包括我。当现场万人齐声唱响“没有谁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时，我着实泪奔：寂寞的歌者不寂寞，孤独旅途也不孤独。

有人说，“孤独，不意味着减少了人际浓度，还意味着减少了人和人之间的模仿、塑造，让人少了成为类型人的可能，所谓个性，才能得到呈现。”山大学术气氛最为浓厚的时期之一，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曾出现过“五岳”执教、“八马”同槽的盛况。看那个时期，个性鲜明的一位位知名学者，影响到山大学子们的，不仅是信手拈来的丰富学识，更有鲜明迥异的人格魅力。B2版的《山大“五岳”与两任校长赵太侔》，就向我们叙述了五位国学名师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黄公渚来山大任教的经历，“五岳”来山大有先有后，但都与校长赵太侔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作者郭同文还清晰地记得著名先秦文学家高亨先生给他上第一节课时的开场白：“你们是山大新同学，我是山大新老师，我们一起来到了美丽的新家园。”读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民国大师课堂趣事中的一则，说章太炎先生上课时的开场白是：“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B1版《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征文继续追忆抗战期间的血泪故事：《身居煤海虎穴 尖刀插入敌膛》记录的是华丰煤矿中共地下党员对日寇的卓越斗争。从1938年1月日寇魔爪伸进华丰煤矿，到1946年1月最后一批日军撤离华丰矿区，日本侵略者侵占这里长达八年之久。八年间，那罪恶贪婪的帝国强盗采取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疯狂地掠夺我煤炭资源达二百万吨之巨；八年间，暗无天日的矿工兄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被迫长时间超负荷作业，病死、累死、饿死、炸死、绞死、枪杀以及被狼狗咬死的矿工达一万多人之多；八年间，我中共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巧妙地打入敌人内部，领导组织矿工举行大罢工，破坏挖煤、运煤设施，向抗日根据地运送炸药，搜集、传递重要情报……为保护煤炭资源和矿工利益，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永不磨灭的重大贡献。他们有的因身份暴露而惨遭酷刑，有的因掩护同志而英勇牺牲，有的因运送物资而壮烈殉国，他们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的先烈和先辈。



老照片
戈壁滩上的荣光

□刘寿祥口述 胡月强整理

“点火”！一声令下，巨大的火箭拔地而起，冉冉上升，尾部喷着浓浓火焰，直上云天……

“发射成功！”火箭落入预定海域……我国首次向太平洋海域发射的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这是刊登在1980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上题为《飞向太平洋——我国运载火箭发射试验目击记》中的一段内容。我的这张照片则拍摄于5月18日，火箭正式发射前的一天。照片中我在左边，时年31岁，右为分队长麻魁明。当时我刚刚完成操作任务，还没来得及换下工作服。远处，高三十多米、总重百余吨的“东风5号”运载火箭直指云天，发射塔顶部有忙碌的人影，再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

发射场区戒备森严，必须佩戴工作证方可进入，任何“可疑人员”都不准入内。该照片是录制《飞向太平洋》的随行记者——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资深摄影师为我俩拍摄的。

1972年，我入伍来到人造卫星至的戈壁滩，1977年提干，历任技师、分队长、中队长，1986年转业到地方。鉴于国内外形势和兵种的特殊性，部队番号高度保密，当时内部称“东风卫星发射中心”，现在称“酒泉卫星发射场”。我负责发射设备的吊装，《飞向太平洋》纪录片中用双手引导火箭运输车的就是我，手举标志旗指挥吊装的是分队长麻魁明。该发射塔先后完成过十多次发射实验，完成了这次飞向太平洋实验后“光荣退役”，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也是从这里腾空轰动世界的。2002年老战友聚会，老兵们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发射基



地，被誉为“功勋塔”的发射塔虽饱经风霜，仍巍峨地矗立在原址，向世人诉说着它曾经的艰难历程和荣光。

1986年，我转业到庆云县供电公司后，积极投身于电力建设之中，

现在已退休安度晚年。转业时带回了不少照片，多数都遗失了，唯有这张被仔细地珍藏着，因为它不仅记录着我青春燃烧的岁月，更承载着我不尽的荣光。